

滿城盡是薩赫蛋糕

此前奧地利薩赫酒店 (Hotel Sacher) 的主廚來香港文華東方酒店展示奧地利最有名的甜點薩赫蛋糕 (Sacher cake) 時，曾創造了「一糕難求」的盛況。

到奧地利如果不吃薩赫蛋糕，就像去了澳門不吃蛋撻一樣讓人覺得不可思議。可以不誇張地說，在奧地利每個城市每條街道的任何一家咖啡廳，都不會沒有好吃的蘋果肉桂派和薩赫蛋糕。

和所有遊客一樣，當我初到維也納時，也會去與薩赫酒店相連的薩赫咖啡廳門口排半個小時長隊，就為了品嚐一個正宗的薩赫蛋糕。當終於吃到的那一刻，層層的甜蜜在「朝聖光環」的加冕下更讓這塊蛋糕閃閃發光，覺得這家咖啡廳的薩赫蛋糕實在太好吃了，不愧是「始作薩赫」的百年老店。

但在奧地利上學的兩年裏，我才發現原來不論是鄉下的糕點店，還是同學家的「媽媽廚房」，或是高級酒店的甜品廊，但凡新鮮烘焙的薩赫蛋糕，就沒有不好吃的。所以來到奧地利，並不用專程去排隊「朝聖」也能輕易吃到優秀的薩赫蛋糕。

這款夾着奧地利特產之一杏子果醬的濃郁巧克力蛋糕，背後流傳着一段長達數百年的故事。在一八三二年，奧地利外交官梅特涅要他的私人主廚做出一款特別的蛋糕來招呼重要的客人。但不巧的是，這位廚師當天抱恙，這個重要的任務就落在了年僅十六歲剛進梅特涅廚房兩年的學徒 Franz Sacher 身上，沒想到他製作出的蛋糕讓賓客們讚不絕口。此後，在 Franz Sacher 長子對父親食譜的改良和完善下，做出了現在人們吃到的薩赫蛋糕，並在這百餘年裏使其晉級成了不可撼動的奧地利國寶級蛋糕的地位。

▲奧地利國寶級薩赫蛋糕

樂活
潘少

逢周一見報



舌尖上的大運河

十多年前首次去開封，當地朋友招待吃灌湯包，說這是河南小吃，我一吃就發現這種灌湯包與江蘇的小籠湯包一模一樣，只是在河南灌湯包裏多了牛羊肉餡兒的品種，而江蘇小籠湯包是豬肉餡。河南地處華夏中原，大多處於盆地，雨量少，民間飲食多用湯類，才有了著名的洛陽水席，以抵禦乾燥嚴寒，灌湯包是其中典型小吃。若按此天氣對飲食影響的邏輯，江南多雨水，江南人應該天天吃脆餅麻花才是，怎麼會有南京雞鳴湯包、無錫小籠湯包、靖江蟹黃大湯包？這些學生江南湯包的「幕後推手」可能就是隋煬帝。

隋煬帝楊廣生於長安，營建東都洛陽，三巡揚州，這三城是其輝煌霸業坐鎮。河南是中華美食之都，夏朝開國宴「鈞台之享」是歷史記載的第一次宴會，就在河南。廚祖伊尹、酒祖杜康都是河南人，而「治大國若烹小鮮」則是河南老子的名言。隋煬帝遷都洛陽，下令開通大運河，修故道、開新渠，維護統一與加強集權，促進了南北經濟文化發展。河南灌湯包

雁南飛

楊勁松

逢周一、三、五見報



近日，紐約新開一家名為「幸運李家」(Lucky Lee's) 的中餐館，承諾供應「乾淨」中餐，讓顧客吃了他們的飯菜不會像光顧其他中餐館那樣「水腫、噁心」。這在亞裔圈內引起軒然大波。且不論老闆是個白人，店名來自白人丈夫的名字 Lee，與華裔毫不相干，她標榜「乾淨」的動機更遭質疑。

反對者問：她是否暗示其他中餐館「骯髒」？是否趁機擴散中餐館偷竊寵物狗入菜的謠言？她鳩佔鵲巢，將他人的文化據為己有，還利用民間對中餐多糖、多油、多味精的刻板印象做文章。美式中餐與真正的中國料理相去甚遠，是當年華裔勞工為適應美國人的口味加以改造的。這個店主不但沒有認可早年移民的艱辛，還表現出對華裔文化的不尊重，可謂得了便宜還賣乖。

其實，店主強調「乾淨」，是為迎合美國「養生族」追求無轉基因、無麥麩、無添加劑的純天然食品的需求。她致力於「乾淨」中餐的初衷據說是因為身為猶太人，從小和家人一起吃中餐，想要改良這種猶太人最愛的異族烹調。班裏猶太學生說過，聖誕美國其他飯店都關門，只有中餐館照常營業。年深日久，聖誕夜吃中餐、看電影成為不慶祝聖誕節的猶太人的傳統活動，讓他們和中餐館老闆結下深厚友誼。可惜這位店主的言行不但沒加深兩族交情，反倒引發了強烈反彈。

我沒光顧過這家餐館，無法評鑒他們的手藝。對我來說，好吃才是硬道理。但想要在美國餐飲界取得成功，菜式要有故事、有味道才能吸引消費者。這位餐館老闆想在亞裔眾多、飯館林立、競爭激烈的紐約謀求發展，廣告浮誇，不盡不實，沒想到踢到鐵板，必須為不慎言辭付出代價了。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復聯 4：抬首已是終點

鉛字肖像

楊騏

逢周一、日見報

《復仇者聯盟 4：終局之戰》作為漫威電影宇宙的一個「階段總結」，雖然在票房上依然高歌猛進，但在口碑上卻已經愈見疲軟。它本應做得更好，但影片糟糕的人設與混亂的節奏，讓這本該完美的「落幕」失色了許多。

除了前文提及的人設崩塌問題，《終局》的整體節奏也非常怪異，影片的前半部分很拖沓，加插了一些瑣碎但無謂的情節，例如雷神托爾如跳樑小丑一般奮力搞笑的場景，是否真的有必要？這也間接導致影片的後半部分展開得太過倉促，核心人物的「死亡」和「衰敗」安排得尤其倉促。

臨睡了，看到初中同桌在朋友圈裏晒二十多年前的日記本，其中的一頁專門拍了特寫，一行字清晰可見：「詩歌是生活的足跡散落在心田上的胚胎，詩人的工作就是使其開花結果。我想做一個詩人。」我一下子想起她時常在下午的自習課上，悄悄地讀汪國真、席慕蓉以及泰戈爾。我極佩服，厚着臉皮把她看過的詩集一一借來讀。於是，我和她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讀詩，寫詩，滿懷着激情，近乎瘋狂。夜色闌珊時，我和她走在回家的路上。一輪彎月，一首小詩，就足以讓我們彼此快樂。喜歡在午夜，撫摸那些讓人溫暖而憂傷的文字。它們是來自天堂

的精髓，以一種透明的方式在我和她的內心深處飛翔。那時候天總是很藍、日子總過得太慢，轉眼間我們都帶着發表的詩歌考入了大學。

起初，我們通信時，總會寫一首詩送對方，附在信的末尾。後來，許是功課忙，信就漸漸地少了。再後來，信還有，詩沒了。我問她：怎麼不寫了。她回我：寫詩也找不到工作，再浪費時間在這上面，是不是有點傻。那時剛剛進入千禧年，報紙的副刊編輯們紛紛告知

得足夠好了，一臉驕傲地向全世界影迷端出了這盤《終局》。但對漫威的影迷來說，我們好似被這充滿「設計感」的「項圈」箍住了脖子，編導就像那高高在上的主人，拉扯着項圈繩控制我們前行的方向，偶爾用糖果逗弄我們，等待我們擺出搖尾乞憐的樣子……或許我這番話說得太嚴重了些，但這就是《終局》令我感到不適的地方——我為這部電影付出的眼淚和感動，彷彿都是「廉價」的。

一切只不過是編導事先設定好的一段程序，我們獻出的所有情緒都不過是這段程序的幾行代碼而已，沒有半點溫度，沒有半分價值。他們捲走影迷無數的熱淚、熱血，以及熱情，但這一切對他們來說，幾乎不存在任何意義，作為一部「粉絲向」的電影，這是何等的諷刺。(四)

昨日是佛曆二五六三年的佛誕，今天是政府安排的補假。昨日已過，今天正來，各位在做着什麼呢？

三十年前，因緣際會我參加了屯門妙法寺在暑假期間舉行的短期剃度大會，當了七天和尚，自此雖與佛法結緣，但不敢自稱是虔誠佛教徒。其實當年參加短期出家是有好幾個原因的：我唯一的妹妹在當年的農曆年三十晚因病去世了，其時她只有十八歲，正是青春少艾。這事對我打擊甚深，驚覺生命無常。另一方面，當時我在某電影公司擔任幕後工作，但實際只是一名跑腿，為老闆東奔西跑。那時導演嚴浩正在為該公司籌備拍攝一部新戲，每天埋首在辦公室構思劇本，嚴導演每天午餐都是茹素，吃得十分清簡，

有時甚至只吃些水果或麵包。每次我幫他出外購買食物，他便與我一同分享，沒有半點架子，為人十分隨和。自從那時開始，我覺得茹素確能令人清心寡慾，情緒安寧。

三十年前的初夏，偶然在報章讀到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將舉行短期剃度大會，七天吃嗇住宿費用全免，我便本着好奇之心，報名參加。其時雖然我不懂任何清規戒律，但全程都有師傅指導，故此能夠全心全意投入七天和尚生活。當中最獨特的經驗，就是每天凌晨約四時半便起床，首先誦經唸課，然後才吃早飯。接着再做其他修煉，中午之前便要趕着吃午飯，因為之後「過午不食」，直到翌日。後來我才明白，僧侶一方面不想消耗食物，另一方面長時間要保持一種微餓

擇偶

在一個婚宴上，曾看到新娘拋花球時，伴娘們起哄喊賓客中一位女子上前搶花球，顯然那是位大齡女，但那女子連笑容也欠奉，只是擺擺手表示拒絕。

以前所在公司的中層領導不少是單身大齡女性，她們忙於工作，精明能幹，卻從不談拍拖、家庭等話題，有一次無意間聽到其中兩人相約：「今晚宵夜怎樣？談談終身大事。」噢！原來她們腦中不是沒有女大當嫁這根弦呀！

有些友人時不時打招呼：「你認識的人中有沒有單身好男人？香港的內地的都行啊。」「一定幫我上心啊，我兩個女兒都過三十了。」「我女兒奔四四十了，難不成真做老姑婆，麻煩你幫我多留意。」……天下父母心，多少人為女兒嫁不出寢食難安。

我曾問過女友，「你女兒長得漂亮薪金又高，沒人追嗎？」她說：「有啊，條件好的都幾個了，但女兒說沒感覺，連相處了解一下的機會都不肯給對方。」說到感覺，我倒十分理解友人的女兒，愈是優秀女性便愈是理性，不會輕易對異性產生感覺，有感覺的，不是對方使君有婦，就是接不上電，所以寧缺勿濫心態下，採取等的態度，這一等，就不知蹉跎了多少歲月，當驚覺青春不再，想放低身段，不再憑感覺行事，惟求組建一個家庭、生個自己的孩子時已太遲，茫茫人海中的有緣人不會永遠立於燈火闌珊處等待。

與詩有關

多在我之前，有更多的人寫了更多/那些手稿像黃昏裏擁擠的翅膀/像春天殘舊的檔案/我懷疑這一切有什麼意義/你的回憶提醒我的回憶/疼痛就來了/我忍不住叫喊/快樂就來了/我忍不住微笑/空虛就來了/我忍不住去摸自己的胸口/有人撩開夜幕忽然出現在面前/像失落多年的老友/我忍不住流淚/默然半晌，說/我們去喝一杯。

老作者：詩歌的版面撤了。我和她，大概都屬於年輕的老作者之列。

這個夜，看到同桌二十多年前的文字，我的眼裏一下蓄滿淚水：我們都無法再回到從前。我們忘記與疏離的難道僅僅是詩本身嗎？散落天涯的我們，開始學會寫凌亂的文字，學會忘記傷痛和孤獨，學會做陌生的自己，我們在失去詩歌的同時也失去真誠和激情。

我決定寫一首詩給她，紀念那逝去的歲月。就叫《詩歌》吧：「我寫了很

天下有賊

自由行旅客人單力薄，往往會成為小偷和劫匪的目標。即使十分小心，有時也難逃厄運。

火車，推着行李箱上斜路轉月台時，有兩名面容姣好的年輕女子貌似幫忙推箱，其實是暗中開了 my 揹包的拉鍊，偷走了一個小袋子。她們以為那是錢包，其實裏面只是些隨身藥物。

去年底在葡萄牙里斯本上山途中，被三個當地年輕人尾隨。他們手法純熟地輕掀女兒揹包的翻蓋時，翻蓋被特殊設計的磁吸「捷」一聲吸了回去。清脆響亮的聲音提醒了女兒及時回頭，阻止了扒竊。

真得感謝那個揹包設計者的用心。她設計的這種磁吸功能在黑山的布德瓦古城，同樣成功地嚇走了兩名女賊。她倆打扮入時，拿着地圖扮做遊客，跟隨我們照相，在一處僻靜的小街下手。我們被「捷」一響提醒，用英文大喊「她們是賊」，這兩名女賊頭也

佛法修行

不回，彷彿事不關己，從容離去。

對付小偷多留個心眼、時時處處留意就是。但遇上上面提到的公開搶劫，就必須以生命為重，捨棄財物。但我們在波斯尼亞的薩拉熱窩，白天下午五時左右，被中東難民的歹徒公然搶去的手機，在當地目擊者充滿正義感的幫助下，五十分鐘後竟奇跡般完璧歸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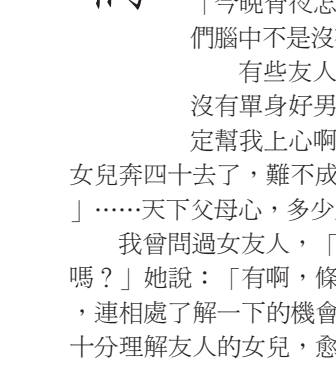
自由行的旅遊讓我們在生活的柴米油鹽之外，認識了遠方和詩，也認識了人性的美與醜，包括認識天下有各種各樣的賊。

人與歲月

凡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一、三、五見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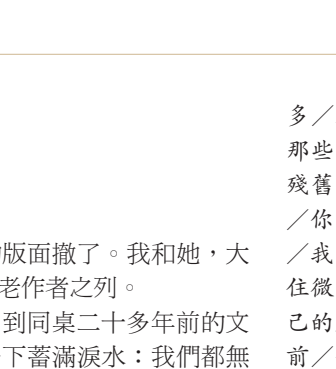


文藝中年

輕羽

cloud.tkp@yahoo.com

逢周一、二、三見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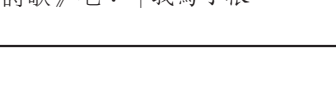


紅塵記事

慕秋

wusiupikwa@yahoo.com.hk

逢周一、三見報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

